

马来西亚将承办亚冠东亚区两个小组的比赛,另两个小组仍悬而未决

亚足联的“烫手山芋”只扔出去一半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在苦苦等待了半个多月后,亚足联终于将2020年亚冠联赛东亚区这只“烫手山芋”扔出去了一半。本周一,亚足联总部所在地马来西亚的国家足协宣布,愿意承办G组、H组的小组赛以及东亚区八分之一决赛至半决赛阶段的比赛。在此前没有东亚区会员协会主动申办这项赛事的情况下,这一消息似乎再次证明了亚足联不会取消今年亚冠的决心。但也仅此而已。毕竟所有的一切都还是停留在纸面阶段,除去目前依然没有确定的东亚区E组、F组比赛地之外,起伏不定的疫情也完全有可能随时给2020年亚冠联赛送出“致命一击”。

与亚冠西亚区赛事早就确定在卡塔尔举行相比,东亚区赛事却因为没有协会愿意承办比赛而进展缓慢。亚足联曾

主动向韩国、澳大利亚足协提议承办赛事,甚至还表示愿意提供超过百万美元的办赛经费,但最终均未能获得支持。眼看着申办截止日期(7月24日)越来越近,亚足联最终只能求助总部所在地的马来西亚足协,最终,后者在得到政府批准后决定承办G组和H组的比赛。马来西亚足协的支持减轻了亚足联肩头的压力,至于另两个小组的比赛地点,有消息称亚足联正在做泰国足协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承办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所在的E组、F组赛事,但目前前景仍不明朗。

“目前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行程方面的可能性,但在在我看来,这件事情还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足协某官员表示,亚足联决定让马来西亚承办亚冠两个小组的比赛,似乎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和足协肯定也明白,如果亚洲范围内的疫

情在未来两个多月内无法缓解的话,赛事如期进行将存在多么大的变数。”某中超俱乐部官员则表示,亚足联公布这一消息前自己完全不知情。

以中超参赛球队为例,目前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人境政策就将成为他们参赛的天堑。7月21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鉴于新冠病例数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快速增加,且马来西亚近日有输入病例导致本地传播,决定重新对入境的本国和外国公民实施集中隔离措施。负责协调疫情管制措施的国防部长伊斯梅尔·萨布里·雅各布说:“从7月24日开始,所有入境者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地点强制隔离14天,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按照现有计划,中超参赛球队将在9月28日结束第一阶段联赛,即便俱乐部不给队员们任何假期,直接从苏州或者大连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完成隔离之后时间也将来到10月15日左右,而

上港和恒大各自的第一场亚冠小组赛开始时间为10月17日。在进行完所有的小组赛之后,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完成晋级,在从马来西亚回到中国时,两队将不得不再次面对14天的隔离,这还是在全队能够顺利买到回程机票的情况下。而一旦有球队冲入了将于12月5日进行的亚冠决赛,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中超第二阶段将注定无法在本年度内完成。如果中超跨年,那么各俱乐部都将面对一堆麻烦事,因为绝大部分球员、尤其是外援的合约终止时间都为12月31日。

而且,即便上港和恒大最终确定前往马来西亚参加亚冠联赛,也有可能只能派出没有国脚的二线阵容。因为在10月8日、10月13日、11月12日和11月17日,中国男足将迎来四场卡塔尔预选赛亚洲区四十强赛的比赛,对于中国足球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足的这四场比赛必须全胜,他还表示,如果国际足联和亚足联愿意将预选赛改为赛会制的话,中国足协希望承办这一赛事,“考虑到疫情,国外队伍来中国打四十强赛要隔离14天,那是没法比赛的。国际足联可能会建议到第三方场地打,但我们肯定不同意,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主场优势没了。所以也不排除四十强赛采取赛会制的可能,我们来承办。那样就可以按照中超的防疫经验,对外国队伍从机场就开始全程封闭。”

在亚冠东亚区只找到了一半赛事承办的情况下就高调宣布进展,足见亚足联对于这项赛事的重视程度,但这毕竟只是迈出了半步,一旦另外两个小组的承办方迟迟无法落地,2020赛季亚冠联赛将很有可能再次陷入不得不流产的尴尬。

上海市民运动会序幕开启

体育健身地图全新上线

本报讯(记者谷苗)作为申城四年一次的全民健身盛宴,“阿拉身边的奥运会”——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计划于8月正式开幕。昨天,体荟魔都“活力焕新计划”市民运动会序幕开启启动仪式,“上海体育健身地图”同步上线。

本届市民运动会以“健康上海,人人来赛”为主题,以“更亲民、更便利、更普及”为办赛理念,设置竞赛达标、品牌活动和展示服务三大板块,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满足市民的运动健身需求,促进体育行业复工复产。

为确保本届市民运动会安全有序进行,组委会始终把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国家和本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所有赛事活动均坚持“谁主办、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每一项赛事活动均根据各自特点提前评估,严格落实“一赛事一方案”“一赛事一报备”的要求,制定防疫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同时,鼓励举办线上、居家、小型的赛事活动,引导参与者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严格控制赛事活动的规模,原则上不举办跨区域的赛事活动。

“疫情对我们的生活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也让更多人认识到运动健身和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在奥运冠军、上海市体育局局长王励勤看来,市民运动会在今年举办承载了更多的意义,“希望能给市民提供更多运动竞技的平台,营造更好的体育氛围,让大家更快更好地从疫情中走出来。”

受邀出席活动的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施劲东,笑言自己“能当队长就是因为爱运动、身体好”。作为一名足球运动爱好者,他表示:“运动的好处不仅仅是有助于身体健康,同时也是一种减压方式,还能在球场上收获友谊。在武汉抗疫的时候,没办法跑步和踢球,但我还是鼓励医生们在有限的空间里做一些运动。即将开幕的市民运动会,希望能和医院足球队的小伙伴们一起挥洒青春。”

在市民运动会序幕开启的同时,“上海体育健身地图”同步上线。这一全民共享的体育健身地图包括了体育场馆、游泳场所、学校场地、公共设施、共享球场、赛事活动六大服务内容,覆盖全市各类体育场所近两万处。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来沪动健身地图”即可享受场馆查询、地图导航、在线预约、优惠券领取、线上支付等多种便民服务功能,同时还配套设有市民运动会报名入口、体育资讯推荐、公共体育设施报修、场馆服务评价等辅助功能。

斯诺克世锦赛明日开幕

丁俊晖领衔中国军团

本报讯(记者吴雨伦)斯诺克世锦赛昨日结束资格赛的争夺,梁文博成为唯一一位成功从资格赛中突围晋级正赛的中国选手,他将与丁俊晖、颜丙涛携手出战31日拉开帷幕的斯诺克世锦赛正赛。根据同日产生的斯诺克世锦赛抽签结果,丁俊晖首轮将对阵北爱尔兰老将马克·金,若能胜出第二轮很可能将遭遇五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

本次斯诺克世锦赛资格赛21日在英国谢菲尔德开幕,128名选手通过四轮角逐晋级16张正赛门票。八名中国选手联手出战,除梁文博外的所有选手均止步前三轮。梁文博在第三轮以6比2击败博登后,在29日的第四轮比赛中与爱尔兰老将奥布莱恩打满19局,以10比9艰难取胜,收获斯诺克世锦赛正赛席位,成为通过资格赛晋级正赛的唯一中国球员。梁文博最近一次征战世锦赛是在2017年,而其世锦赛晋级八强的最好成绩还要追溯到2008年。

由此,梁文博将和直接入围的丁俊晖、颜丙涛一同亮相世锦赛。在昨日的抽签仪式上,凭借世界前16名排名直接晋级正赛的种子选手将随机分配通过资格赛晋级的对手。丁俊晖首轮将首先面对北爱尔兰老将马克·金,“火箭”奥沙利文则将迎战泰国选手塔猜亚。若两位种子选手都能通过首关,他们将在第二轮直接展开对话。此外,梁文博将在首轮挑战澳大利亚名将罗伯逊,20岁的后起之秀颜丙涛则将对阵资格赛选手斯莱塞。

受新冠疫情影响,原计划于4月18日至5月4日举行的世锦赛推迟到7月31日至8月16日。作为英国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首批重启的体育赛事,斯诺克6月初回归球迷的视线。如今世锦赛被英国政府选为试点赛事,成为疫情后英国首项允许观众现场观赛的室内赛事。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主席巴里·赫恩表示,“对球迷而言,最关键的是我们希望大家能享受到今年不同寻常的氛围。参与赛事的各方都要遵守防护准则,健康安全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的团队、谢菲尔德市议会、克鲁斯堡场馆方以及英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相信这次世锦赛作为试点项目会圆满成功。”

致函国际奥委会正式表态愿申办2032年奥运会

卡塔尔毫不掩饰自己的体育梦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在卡塔尔奥委会本周致函国际奥委会(IOC),正式表态愿申办2032年奥运会后,澳大利亚媒体成为卡塔尔当地媒体之外,对该新闻反应最剧烈的群体。从印尼、西班牙到德国、印度,表达过申办该届奥运会意愿的国家不少,但只有这次令澳大利亚人发出了诸如“昆士兰州申办奥运的计划迎来红色警报”这样的感慨。在多篇报道中,澳媒一边以“梦魇”等字眼形容卡塔尔人入局奥运申办,另一方面又刻意强调“在贪腐与贿选的指责声中,卡塔尔即将于2022年举办世界杯”,矛盾的心态跃然纸上。

这已不是卡塔尔第一次申办奥运会了。2007年、2011年,该国曾在申办2016年、2020年两届奥运会的过程中扮演陪太子读书的角色,国土面积仅1.1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00万的卡塔尔是史上最小的奥运会申办国,陪跑似乎命中注定。但如今情境截然不同。从资源匮乏的荒漠,到世界体育版图中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卡塔尔的蜕变只用了十余年。2008年夏季,这一极度依赖于油气经济的中东小国,将文化与体育产业的建设写进了指导性纲领文件《国家愿景2030》,提出“体育武装国家”的口号,走上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改革之路。

在此之前,世界对卡塔尔体育的了解,除了2006年多哈亚运会,更多的是“金元体育”“归化运动员”等充满争议的刻板印象。如今,从手球、艺术体操等小众项目世锦赛,到最具影响力的单项锦标赛——田径世锦赛,卡塔尔已见证了数百项国际赛事落地本国,尽管其中一些比赛的场面过于冷清,该国政府只能出资“邀请”外籍人士现场观赛。而到了2023年,这一国土绝大部分均为沙漠的小国甚至将迎来史上首届在中东地区举行的游泳世锦赛。

只不过,对卡塔尔人而言,两年后的世界杯才是真正的历史时刻。此前,世界杯从未在中东落户,也从未在北半球的冬季举办,虽然当地冬季的平均气温在15℃以上。为了这场绿茵盛会,卡塔尔不惜血本,即便高温导致多起比赛相关设施施工工人死亡事件,但世界杯筹办工程从未停工。由于血统纯正的卡塔尔人在该国人口占比仅为九分之一,且多从事与石油相关的行业,罹难的劳



作为2022年世界杯比赛场馆,卡塔尔基金体育场已于上月完工(效果图)。

视觉中国

工多来自巴基斯坦、印度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这种残忍的坚持换来了超前的工程进度。今年初,各赛区周边的基础设施进度就已完成四分之三,密集的公共交通网络已初具雏形,成片的酒店群届时也将投入使用。而八座比赛场馆中已有两座投入使用,三座已完工或接近完工,另外三座按时交付问题不大。为了这届世界杯,卡塔尔政府甚至投下数百亿美元,扩建有机场与港口,并在沙漠中凭空建起一座新城。

卡塔尔人一掷千金的底气,令奥运申办路上所有的竞争者忌惮。尽管国际奥委会已多次提出奥运“瘦身”计划以降低办赛门槛,但从东京奥运会来看,

坚实的经济基础仍是申办奥运不可或缺的硬性条件。更重要的是,卡塔尔所进行的并非毫无规划的盲目投资,那些为各类高规格国际赛事兴建的场馆与基础设施建设,将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为这座国家的高速运转提供基础,受益者中自然也包括了可能在当地举办的2032年奥运会。

“奥运会的举办应符合举办地的长远规划,留下持续多年的奥运遗产。”这一要求被国际奥委会写入《奥林匹克议程2020》,也与卡塔尔如今的思路极为契合。该中东国家对于体育发展的理解并不局限于重要的国际赛事,多座体育场馆周边都将形成供当

地市民闲锻炼的运动生活圈,对于公共健身资源极为匮乏的卡塔尔人而言,意义不言而喻。该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同样依赖于以场馆为核心的生态圈,卡塔尔当地最具盛名的阿斯拜尔学院正坐落于集纳了两座世界杯场馆的阿斯拜尔体育城。该学院是卡塔尔十余项运动青训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去年在田径世锦赛上为卡塔尔夺金的跳高名将巴西姆正由此培养。

通过举办不同项目的单项世锦赛,卡塔尔试图逐渐扭转外界对其“体育荒漠”的偏见。2022年世界杯将是其建立“体育之国”形象的绝佳契机,倘若赢得2032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则

将彻底奠定该国在世界体育版图中的地位,并进一步完善卡塔尔国内目前看来远称不上完备的基础建设。这也就是为何几乎所有卡塔尔媒体都将奥运会的申办与《国家愿景2030》联系在一起,将此视作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环。

截至目前,国际奥委会尚未公布提交申办该届奥运会请求的截止时间,也未明确过申办及公布结果的具体日程。考虑到通常而言,国际奥委会留给奥运会举办地的筹备时间约为七年,卡塔尔在2020年就宣布申办从时机来说略有些早,但这也正体现了他们的迫切与雄心。

头号种子哈勒普因疫情退出巴勒莫站,更多赛事或面临同样困境

职业网坛重启前被泼一盆冷水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作为WTA巡回赛重启后的首站赛事,意大利巴勒莫站将于8月3日拉开职业网球回归的序幕。然而,头号种子、两届大满贯得主罗马尼亚名将哈勒普近日宣布,因意大利隔离防控措施与对航空旅行的担忧而选择退赛。虽然ATP与WTA都已定于8月回归,但正如巴勒莫站所揭示的那样,赛地政府的防控措施、球员跨国旅行的安全,都将注定令网坛赛季重启面临严峻挑战。

两周前,现世界排名第二位的哈勒普宣布将时隔10年重返巴勒莫参赛,孔塔、马尔蒂奇和万卓索娃等多位世界排名前20位的球员也在参赛名单中。作为女子职业网球回归后的首站,巴勒莫公开赛制定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参赛选手在抵达赛场前需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此后每隔四天均需接受一次核酸检测,现场只允许350名观众入场观赛。

然而过去一周,罗马尼亚疫情出现“反弹”,该国28日新增确诊病例达1151例。按照意大利的相关防疫政策,近14天内曾在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停留的人员在入境意大利时必须隔离14天,这一政策直接导致哈勒普无法参赛。

巴勒莫公开赛赛事总监奥利维罗·帕尔马曾致信意大利卫生部门,称希望对前来自意大利参赛的球员解除隔离限制,但被意大利政府拒绝。因此哈勒普决定退赛,“鉴于罗马尼亚近期新冠疫情确诊病例增加,以及我对国际航空旅行的担忧,我做出了退出巴勒莫公开赛的艰难决定,我想感谢赛事总监和意大利卫生部门为我作出的努力。”

头号种子的缺席势必让巴勒莫公开赛的精彩程度受损,而在新冠疫情之下,WTA更担心的是更多赛事也将面临同样的窘境。WTA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此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曾表示,“我认为WTA巡回赛重启的前三项赛事——巴勒莫、布拉格和列克星敦一定会为我们铺平巡回赛重启的道路。”但如今西蒙也不得不承认,主办地政府的限制政策将影响WTA的重启计划,来自“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球员若被赛事举办地防疫部门要求隔离,他们势必选择退赛,“如果我们认为情况已经改变,变得不安全,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取消赛事。”

作为ATP重启的首项赛事,原定于8月13日开赛的王圣顿公开赛甚至已经取消。虽然美国网协此后声明称,华盛顿公开赛取消不会影响美网和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办赛计划。然而职业球员是否愿意冒险飞赴美国参加美网将打上巨大的问号。如果从美国打完比赛再飞

回自己的祖国或下一个比赛举办地,他们可能还将被隔离十余天。职业球员无法承受这般巨大的时间成本。

近日,澳网赛事总监克雷格·蒂利在接受《时代报》采访时表示,据他了解,一些顶尖球员会选择跳过即将到来的美网和法网,而将注意力转移到2021赛季。而包括纳达尔在内的选手已经暗示,可能会放弃美网全力备战法网。如果大量的种子选手退出美网,那么大满贯甚至网坛赛季重启的意义究竟又有几何呢?

此前WTA与ATP联合发布声明宣布,今年在中国举行的七站WTA赛事和四站ATP赛事将被取消。中国赛季对于WTA无异于“半壁江山”,原本9月的法网落幕后,赛季末几乎所有重要

比赛都在中国举办,包括四大“皇冠赛”之一的中网、五大“超五赛”之一的武网、WTA深圳年终总决赛等。随着中国赛季取消,法网后只剩下东京、首尔、林茨和莫斯科这四站级别一般的赛事。

据《纽约时报》分析,因为无法举办中国赛季,WTA将遭受巨额财务损失,其中年终总决赛占了非常大的比例。虽然具体数字尚未披露,但此前新加坡承办总决赛时每年需缴纳1400万美元,深圳缴纳的费用只高不低。西蒙也承认,目前WTA财政局势不容乐观,“WTA正在遭受疫情带来的财政重创,如果我们这个赛季50%到60%的时间都无法正常运转,财政收入与利润肯定会显著下降。”